



## 目錄

---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01   美與藝術   | 8   |
| 02   美與身分   | 28  |
| 03   美與慷慨   | 50  |
| 04   美與脆弱   | 70  |
| 05   美與奧秘   | 96  |
| 06   美與公義   | 118 |
| 07   美與改變世界 | 136 |



## 前言

**何為美？**對大多數人來說，美讓人聯想到百貨公司內的**化妝品**部門，或衝口而出的稱讚。美又常與幾個字詞相連——**吸引力、漂亮、帥**。美是我們夢寐以求的理想，也是偶爾享受得到的樂趣。

人人都有上述對美的體驗，不過這些常見的類別只能稍稍觸及美的深度、意義及可能性。當我們接觸並發現了神，就自然大大開啟了對美的感應。聖經中許多故事、啟示和教導，只有一個字詞足以形容，那就是「美」。

美與神的神聖關聯，對今日世界尤其具意義。作為社群，我們最常以「真」與「善」這兩個字去描述神的本性，相比之下，「美」這個字用得較少。至於神的事情（諸如呼召、靈命、宣教等等）與美的微妙關係，就覺有語說不清——盼望這本書可以拋磚引玉，填補這方面的不足。

「美」這個字在《馬可福音14:1-11》十分引人注目——就是**身懷玉瓶的婦人的故事**。耶穌在一眾敵視目光中宣告：「由她吧！為甚麼難為她呢？她在我身上做的是

一件**美事**。」在這裏譯為「美」的希臘原文是 *kalos*，這個字有多重深層意思，除了形容外觀的美，也可形容品格的善，而在此處，主耶穌提及的「美」，是內在美善的外在標示。

為何耶穌以 *kalos* 稱讚那婦人的行為呢？那婦人的行為有何含義？旁觀的人又為何滿懷反感呢？本書會探究那婦人的行為，並這行為蘊含的美。我們會細味這故事背後的重大課題：藝術、身分、慷慨、脆弱、奧秘、公義、改變世界，也會深思美的重要——與靈修、創作，及共同未來的密切關係。

希望通過上述探究，我們能夠加深了解美與人生的重大關聯，願這過程可以引領我們益加進到神的同在之中。阿們。



## 身懷玉瓶的婦人的故事

<sup>1</sup>過兩天是逾越節，又是除酵節，祭司長和文士在想法子怎樣設計捉拿耶穌，把他殺掉。  
<sup>2</sup>他們說：「不可在過節的日子，恐怕百姓生亂。」<sup>3</sup>耶穌在伯大尼癩瘋病人西門家裏坐席的時候，有一個女人拿着一玉瓶極貴的純哪噠香膏來，打破玉瓶，把膏澆在耶穌的頭上。  
<sup>4</sup>有幾個人心中很不高興，說：「何必這樣浪費香膏呢？<sup>5</sup>這香膏可以賣三百多個銀幣賙濟窮人。」他們就對那女人生氣。<sup>6</sup>耶穌說：「由她吧！為甚麼難為她呢？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。<sup>7</sup>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在一起，要向他們行善，隨時都可以，但是你們不常有我。<sup>8</sup>她所做的是盡她所能的；她是為了我的安葬，把香膏預先澆在我身上。<sup>9</sup>我實在告訴你們，普天之下，無論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，都要述說這女人所做的，來記念她。」  
<sup>10</sup>十二使徒中有一個加略人猶大，去見祭司長，要把耶穌交給他們。<sup>11</sup>他們聽見就很高興，又應許給他銀子；他就想怎樣找機會把耶穌交給他們。

01

美  
與藝術

On Beauty and Art



藝術之美從何而來？創作人、哲學家、密契主義者總在探求這問題的答案。美是人所共有的體驗，卻又總能突破人的規範；而當藝術工作者做了耶穌的門徒，這問題立刻帶來嶄新的向度。

探求藝術中的美，向來是靈性歷史的要素。以達文西的《最後晚餐》或米開朗基羅的《亞當受造》為例，作為展現神聖題材與人文精神的畫品，至今仍被奉為美之傑作。不過無論是堂皇的文藝復興年代畫作，或華麗的巴洛克式大座堂，都不再被今人奉為標準。時移世易，藝術的「美」不再像昔日有僵硬的定義。現代藝術高舉創作精神，提供更多空間讓人去重新發現、重新定義。當代的文化人及創作人有個新任務，就是制訂嶄新的框架，用作回答今人對美的疑問。

儘管這是個高深、具多層次的課題，聖經卻提供了有意義的討論框架。《馬可福音14章》記載了一個故事，關乎一個身懷玉瓶的無名婦人，可以成為我們了解美與藝術的楔子。

## 餵養靈魂

人不僅擁有身體，更擁有**靈魂**。身體會感到饑餓，需要進食、玩耍、休息，靈魂也需要類似的餵養及照料——否則會失去整全的人生體驗，會變得抽離、失序、割裂。靈魂欠缺照料，實質生命與生活也落入死寂，方向全失；靈魂得到照料，個體及社群就能邁進昔日耶穌經常提及的新生命。

在今天的工業化社會，我們不容易找到「靈魂食糧」。我們的文化重視急功近利，生活節奏急速，終日想著累積資本及生產貨物。這不一定是壞事，但須知靈魂受造非為適應上述環境，或成就上述目標。靈魂決不能成為生產工具，或只驅動身體完成一個又一個工作項目。不！靈魂是心底的天地，滿溢著意義、生命以至一切行為的動因。藝術縱有許多面貌，卻有一個重要角色，就是**餵養**人的靈魂。

在《馬可福音》的故事中，那個無名婦人做了一趟**行為藝術**。她的身體進到一個意想不到的空間，以玉瓶及真哪噠香膏為膏抹的器具及材料。這表演是一趟多感官的藝術體驗：玉瓶在地上摔碎的響聲、一瞬間瀰漫全屋的香氣、傾流在頭髮及皮膚上膏油的光點……這都大大刺激感官，卻同

時扣人心弦——她的行動超越外在感官，直透心靈深處。那婦人打破玉瓶，將香膏澆在耶穌頭上，她的行動不僅是膏抹耶穌——她簡直同時粉碎了玉瓶的功能與價值：玉瓶不能再用作嫁妝了，也不能再賣錢或做善事了，那婦人令玉瓶變得**無用**了，換言之，她顛覆了物質世界的理性與功能。

這正是藝術工作者的角色。我們有感召去創作，使用物質世界的東西，去感動世人領略物質以外的事物。我們獲邀去餵養靈魂。鉛筆無非是石墨——破的其中一種結晶形式；畫布無非是織成平面的一堆纖維；歌唱無非是喉間組織震動發出的聲波……藝術工作者的工具全都屬乎物質世界，但我們的神聖任務，是將物質轉化作符號、意義，以至靈魂的養分。

藝術工作者必須親身先擁抱靈性生活，才可具創意地呼籲別人體驗同一境界，這才理所當然。我們必須徹底沉浸於內在生命的反思中，定時以禱告、默想、遊樂來餵養心靈，這樣就能夠在創作的旅程中不斷吸取養分。我們的畫作、歌聲、表演能夠超脫物質世界，因為我們曾經親身遊歷那個境界。能夠做到這樣，就能成就美的藝術。



## 建構將來

面對日常生活的擔子，我們很難有時間或空間成為樂天派。在個體而言，各樣責任、苦差、限制，將人壓得透不過氣。在集體而言，許多社群崩解，陷入貧窮與不平等之中。享有平安（Shalom）的世界——神學家布爾格曼（Walter Brueggemann）描述為「滿有平安與公義的群體」<sup>1</sup>——似乎離我們非常遙遠。

在這種種現實之中，藝術工作者的角色是提醒世人：我們仍可在身邊發現美。平安乃是值得我們奮力追求的將來——同時是值得涉獵的當下。藝術工作者幫助世人超越黯淡的現實，進到原本未能涉獵的境界中。我們為世人帶來點點滴滴的盼望。我們引領世人與我們同行，進到未能看清的積極樂觀之中。

投身藝術創作，就是加入建構將來的行列。我們為人展示新的生活方式。這屬天的重任，讓藝術成為創造美的機會。

## 藝術乃嚮導

不論作品或演出是甚麼，藝術創作總在導引人前去某個地方。必須不忘自問的是：我們要導引觀賞者去哪裏？我們在建構怎樣的將來？我們期盼這將來是奉獻、蓬勃、茂盛——而不是絕望與冷漠。





埋葬、復活，都是已經發生的事。我們知道故事的結局。但對昔日在場的旁觀者來說，他們沒有這個眼界，他們仍困在固有的世界觀內，但我們能夠責怪他們嗎？

耶穌的眼界超越我們的固有範式，他也邀請我們做同樣的事。他洞悉那婦人正在為他將臨的死作預備。他洞悉這時刻對普世將來的重大意義——是旁觀者不可能領會得到的。再者，他目睹當中的美。建構將來是艱難的任務。我們致力「美」的創作，必然會令個體、文化、體制動搖。在這時刻，我們要緊記神的應許。

「耶和華必在你前面行，他必親自與你同在，必不撇下你，也不丟棄你。你不要懼怕，也不要驚惶。」  
(申 31:8)

無論我們身在哪裏，神也早已親歷其境。耶穌是最終的未來創造者。我們不可能走在他前頭。我們卻是與聖靈同工，一起創造將來，藉著藝術創作去再想像、再建構、再修復這個世界。



## 美的結連

美有結連的力量，不分崩離析，卻能夠將萬事萬物結連在一起，達致共融與復和。人遇上佳美的藝術作品，就與自我結連、與他人結連、與神結連。

## 與自我結連

身懷玉瓶的婦人，與自我深深結連。透過藝術創作，她的整個自我，沉浸在她的創造行動之中。她的身體割離了性別的規範，眾人的閒言閒語，還有浪費財物的指責；她只察看內心，默默與耶穌結連。她的行為堪稱勇敢。她內心的滿足、意志、愛慕，令她心無旁鶩地投入她的藝術創作。

藝術是心靈通往真我的道路。藝術家瑪汀 ( Agnes Martin ) 說：「論到每個人的內在生命，藝術可能影響至大……從我們的反應，就是我們從藝術作品產生的自我認識，可以指向真與美的理解。」<sup>2</sup>



藝術創作從來不是合乎邏輯、直線向前的機械過程，卻總是峰迴路轉，高低起伏，取決於不停的探索與發現。只要有耐性、決心、熱忱，在這發現旅程中必可遇上美的時刻，同時益加認識自己、善待自己。

要認識自我、與自我結連，必先學會停下來、安靜。荷蘭神父盧雲（Henri Nouwen）說：「獨處並非一個獨自接受治療的境地，而是一個轉化的境地——老我死去，新我出生。」<sup>3</sup>

這世界充斥著噪音。身為藝術工作者，我們聽慣了別人大大小的意見，然而身為耶穌的門徒，我們的藝術創作必先超然噪音之外，並須與自我結連。在安靜獨處中，才可聽到心靈的聲音，並使心靈得到餵養。藝術創作始於最初創作——按照神形像造出自我。

## 與他人結連

我們活在破碎、受傷、分裂的社會中，族類抵制族類，社群敵視社群。在這高度兩極分化的世界，藝術工作者蒙召從事創作，要將眾人連結一起。藝術工作者是天生的築橋者，為世人帶來交匯、相依、關係。

藝術工作者習慣身處不同族類、文化、社群的夾縫，終身不脫「圈外人」的命運。我們既為邊緣人，就面臨獨有的抉擇。

我們可以滿心苦毒加怨懟，創作都在反映內心的異議及世界的傷痕。亦可以將邊緣人生活看為恩賜，運用天賦能力造出作品，成為夾縫中的橋樑。我們可以消弭差異，甚或治療創傷。

在這故事中，那婦人成為社群之間的橋樑。透過她的藝術行為，一個在當代社會地位卑微的女人，可以與耶穌這個猶太拉比結連。她也與將來的世代結連，由耶穌奠定了她的地位。更令人意料不及的，是她與那些論斷她、厭惡她的旁觀者結連——他們無疑對她十分鄙視，但無礙於領受她行動的意義，甚至超越他們之間的藩籬。這行動蘊含了美，可讓他們看見，還有當中更深的愛、慷慨、奧秘。縱使他們不接受她的賜予，甚或無動於衷，卻無損她成了他們意想不到的導師的事實。

我們同樣蒙召去創作帶來結連，而非分裂的藝術作品。藝術創作是為服事他人，要顯出人性中的美。

## 與神結連

人欣賞藝術是藉著感官：看、聽、嗅、嚐、摸，不過我們也對藝術作品有過超感官經驗。藝術有觸動靈魂的力量，可以敞開心門，帶來全新視野。

在這故事中，那婦人名副其實與神交往。藉著玉瓶、香氣、膏油，屬天奧秘得以揭示。藉著膏抹的行動，



那婦人宣示耶穌為「彌賽亞」—— 猶太人的王。她成了撒母耳的繼承者（撒母耳膏立掃羅、大衛為王），並彰顯救主的屬靈及政治含義。

一切從事藝術創作的人，都領受這「啟示神」的任務。我們這分崩離析、失卻連結的世界有許多弊害，其中最大的弊害是與神隔離。我們很能感受到這隔離。然而我們的感官偶爾會經驗到莫名的片刻—— 乃是我們心底渴求的神與天地的吉光片羽。

藝術工作者的角色，是將吉光片羽串連起來，從中發現臨在萬事萬物中的神。我們毋須將神表達得太明顯、太露骨，卻有必要讓世人看見神確然臨在萬事萬物中。我們餵養靈魂，建構將來，藉著藝術帶來各樣連結，其實就是為世人賦予心眼和心耳，得以感應無所不在的神。這是神聖的工作。阿們。